讀詩略記

五

字省文如亨享女汝之類皆是也丕顯丕時見于周
書本周公語此云丕時謂大運會也在帝左右謂文
王之德與天為一生而順帝之則則死而依帝之神
可知也氣之昭于天者人所同德之依于帝者其所
獨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哉如周書哉生明之哉爾雅哉始也毛鄭同之蓋言

上帝敷錫文王始造周也左傳國語引之作載如孟
子自葛載之載也何玄子曰殊本于支則名分明以
支扶本則氣勢厚有本有支故能百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楨即幹也然亦有異費誓峙乃楨幹傳謂題曰楨旁
曰幹疏謂楨當牆兩端者幹在牆兩旁者皆障土之
具多士賴文王以成文王又賴多士以寧韓退之曰

龍噓氣為雲而乘雲以神其變化異哉其所憑依乃
其所自為也吾于文王亦云黄才伯曰無逸言自朝
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文王之勤勞如此立政言罔
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者不讀
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無以知文王之逸
合而觀之則文王以寧從可知已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歐陽永叔曰緝熈毛鄭以為光明頌云學有緝熈于光明以為學有光明于光明豈成文理尚書孔傳熈廣也緝熈者接續而增廣之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祼將言王祼而助送圭瓚也禮記注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方言曰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藎藎者餘也藎臣謂小臣也獨呼小臣者猶虞人

之箴曰敢告僕夫云爾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前章令聞不已與卷阿令聞令望聞皆音問故問與聞通管子飛蓬之問是也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考魯語任亦黃帝之後自彼殷商言自殷商之時也京者追稱之詞曰嬪于京疊言以明其有國而為夫人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集說文羣鳥在木上也從雧省何元子曰天之所命
必監觀之久眷顧之深而後與之如鳥之集有審擇
而就之之意郃陽今陝西屬縣其北為夏陽非春秋
之夏陽也漢地理志注秦惠文王更名少梁為夏陽

即今韓城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

顯其光

俔淮南齊俗訓云若俔之見風注謂俔所以候風者以雞羽五兩繫竿首為候蓋如後世之相風也大姒之聖德應天運而來如俔之應風所向者然故曰俔天猶效天曰律天實字而虛用之也妹即易歸妹之妹女少者之通稱猶采蘋車舝之稱季女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
生武王保佑命爾燮伐大商

郡國志云郃陽南有古莘國羅苹以莘為號地即周
語所云神降於莘者是按號在今陝州去郃陽甚遠
非其地也祇因公穀以下陽為夏陽而羅氏遂誤以
秦之夏陽為虢之夏陽耳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

張元岵曰侯與言自諸侯而興不無以臣伐君之歎故下以天意勉之按維侯同義異字不應一語兩用此解較妥牧野在今河南汲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孔疏云檀弓言周人戎事乘騵明非戎事不然葢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然六月之詩曰比四驪采芑之詩曰乘四騏則亦非不易之法也

緜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民之初生言民之始遂其生也顏師古漢書注云自土齊詩作自杜古扶風杜陽縣有杜水南入渭水經注杜水南流左會漆水按杜陽即今陝西麟游縣在古豳之西百餘里則土當作杜明矣鴟鴞之詩桑土

亂取厲取鍛者豈作土室之具乎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

岐山在今岐山縣隸陝西爾雅云覛胥相也注覛為
視則胥相亦本為視說文云相視也悉良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
室于茲

爾雅蘦苦堇說文云菫食之甘意生食必苦故與苦

古者遷居以安民為急公劉之詩先之曰既順迺宣
而無永嘆古公之于岐亦猶公劉之家法也
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
廟翼翼
立室家鄭氏云立室家之位處正義謂位處者即考
工記匠人所云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
鼓弗勝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芮城在陝州芮城縣今俱屬山西解州蹶猶良士蹶蹶之蹶陸羽明曰觀十月之交一詩言羣小用事豔妻煽處則知此詩之言姜女言四臣蓋有深意

棫樸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右奉璋則俊乂之士得其職矣六師從之則材武之臣盡其力矣後二章復推本于文王之教育者有其素也

棫樸以興辟王猶下章柞棫以興君子正喻其德之近人人樂得而親之也諸家以棫樸喻多士于興體不合薪之槱之言薪者槱者無不就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顧命又曰

大保秉璋以酢是諸臣助祭者奉璋之証也髦士少俊之稱詳見衛風周禮大胥凡祭祀用樂以鼓徵學士是少者亦與祭也奉璋者峩峩咸有顒若之觀少俊之士所為相助而增美也故曰宜即此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之意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說文云涇水出安定即今陝西平涼府天子六軍文王為西伯奉王命以徂征故亦得抽調六師也公羊

傳曰及猶汲汲也言將卒一心如恐弗及也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張元岵曰作興人才不在教訓鞭策精神意氣之間自有感動雲漢為章令人神明開朗鄙吝都捐豈非作人妙用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王介甫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内則使有質綱紀四方謂得人以任四方之事如大綱在握而衆紀畢

舉也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序曰受祖也言祭而受釐于祖也前三章言其德之豈弟自足以致福禄後三章乃祭而受釐之辭惟其德自足以致之故求之而不為邪受之而不為倖也

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有旱山今隸陝西山麓之氣厚則榛楛生之興君子之德盛則福禄歸之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輔漢卿曰洪範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以昌其世然後為福也

按易之文言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聖人作而萬物覩即此詩之興意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以柞棫與君子正以其叢生之物資民用而不窮與豈弟之德係神眷而不忘也凡言瑟者皆縝密之義柞棫之木理縝密故曰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黃東發曰回非邪也乃入于邪之所自始也人心初無不正不直一旦禍福當前計較之念萌即為回轉若自謂枉尺直尋以苟濟目前者不知一有回轉即入于邪自昔喪名敗節之士率由此矣學者讀求福

以著之當徽則鳴不當徽則不鳴故音之至善者曰
徽音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雝雝常如在宮宮者和地也肅肅常如在廟廟者敬
地也無斁一篇之中兩見而字異其義必異說文有
斁有殬斁音亦解也引詩服之無斁殬音妒敗也引

書彛倫攸斁今斁通作斁亦或作射繁露引詩耗斁
下土作耗射是射有敗之義也此射亦然言無或敗
之亦兢兢自保也較舊說更順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譽髦謂有德者升之司徒以揚其聲譽有造者教之
大學以成其俊美也
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序曰美周也天之憎廓自公劉啓豳而已然故兼夏商言之而曰二國謂周之世德為天所眷者甚久遠故繫之曰美周萬時華曰緜章叙王業艱難之由故詳在大王遷岐而以文王為餘波此章叙王業盛大之由故詳在伐密伐崇而以大王王季為緣起凡讀

既遷之後則滿路而去也立配即下章所云作對指

文王也言大王既闢此基業天又為之生聖德之君

以配此基業也下章即承此而言天之作邦作對不

俟文王之生自生大伯王季而已定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

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事親在于養志友兄亦在於成志大伯之志不過欲

其德音處孔疏曰王季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為王故
以王言之按王季之言王猶岐周之稱京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無然戒辭也文王寧靜澹泊之志亦本于天之所命
故設為上帝戒令之辭程子曰登岸旣濟之義謂涉
險難而能濟也密在今靈臺縣阮在今涇州俱隷陝

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季彭山曰舜攝堯亦曰類于上帝則類非專爲兵祭

周禮大裁類社稷宗廟則類又非專事上帝矣禡如

今祭六纛之神也是致是附者崇民降也是伐是肆

者崇侯與其黨猶負固而不服也肆即肆諸市朝之

肆謂戮崇侯而陳其尸也絶滅其黨也忽除其國也

左傳曰因壘而降則是未嘗戰也誅有罪而已

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序曰民始附也謂崇民始附也靈臺在今鄠縣即周之豐邑崇侯之國也史記伐崇之明年而文王薨則靈臺之作亦在崇下之日矣故曰民始附也用民之力而欲民之樂之斯已難矣況始附之民乎文王所以得此者崇民之困于虐政者久于是蠲其煩苛予以寛大之治為之建辟雍以興起之設鐘鼓臺池鳥

獸之樂以鼓舞之其民如離幽壑而登春臺自無不
競勸以從事也三輔黃圖云文王靈臺在豐水北高
二丈周迴一百二十步孔叢子云文王以六州之衆
為臺未及期日而已成夫一百二十步之中安所煩
六州之衆必不然矣
臺之所以名靈也以其觀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揆
星度而徵六氣也小民因而神之遂以為文王之有
靈德故謂其囿亦曰靈囿謂其沼亦曰靈沼耳張元

岵曰文王未嘗稱王而三分有二之民俱已王之正

是愚夫愚婦不知禁忌之語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

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爾雅釋木文樅松葉柏身陳用之云樅身葉皆直則

虡業者皆以直木為之也何玄子曰虡即鐘鼓之虡

釋名云縣鼓者横曰簨縱曰虡廣韻云飛虡上天神

獸鹿頭龍身凡鐘之柎以此獸為飾論鄭箋作倫然
樂記云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則論倫自各有義樂記
又云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是論者紬
繹不窮之意毛傳訓論為思者近是辟廱即虞庠也
周之郊學其國學謂之成均周禮成均之法掌于大
司樂以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所屬之職皆以
教國子為事者此即有虞典樂教胄之意盖以樂之
入人也深化人也易故辟廱亦設有鐘鼓凡造士之

辟廱與靈臺同處若在國中則二丈之臺何以望氛祲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此辟廱在西郊之明証三代之學皆大學鄭氏王制注以虞庠為小學者非也東膠瞽宗與成均合建獨辟廱在郊則非成均可知夫有成均又有辟廱者所以廣羅賢俊也大戴以明堂辟廱為一亦非也袁準之論頗正而未詳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陸農師曰鼉 鼓非特有取于皮亦以鼓聲似鼉之鳴

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其聲如鼓

下武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序曰繼文也下武之義諸解紛紛惟嚴華谷不尚武之說較爲得之蓋周自后稷思文肇基其後文德相承世濟其美至于武王不得已而一戎衣天下已定即戢干戈櫜弓矢則亦下武者也求懿德肆時夏則亦繼文者也故篇中皆言文德何玄子云周以大武

名樂非下武者夫以發揚蹈厲之氣歸之于武亂皆坐可謂之尚武者乎

下武維周概舉后稷以下言之世有哲王謂后稷以及武王武成篇云我先王公劉周語云我先王不窋又云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是后稷以下皆得稱王也配者猶中庸所云善繼善述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周昌年云求有參經權通常變無方以求之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以臣伐君其迹逆矣然順天意順人心以順乎其親
故天下以為順德而應之
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不遐不遠也言四方之來賀也雖歷萬年不致疎遠
長有佐助也不遐與遐不語氣自異不得强同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序曰繼伐也言文王武王相繼有功伐也張元岵曰各章結以烝哉烝從火取熾盛之義按爾雅云林烝君也注引有壬有林林有盛義則烝亦當爲盛蓋言君之盛者故爲君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何玄子曰命者天討有罪之命

邦咸倚賴焉則直可為四方之屏翰矣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皇王亦兼文武言白虎通云皇美也大也王而又加以皇者美大之也說文辟法也四方為法故美大之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豐鎬相距二十五里豐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辟廱靈臺在豐水上于鎬京為西郊是武王辟廱即文王之辟廱也文王辟廱之教靈臺之詩詳之矣武

王辟廱之教即樂記所言武王散軍郊射之事所謂
偃武脩文者也郊射者習射于郊學之中即辟廱是
也周家之學成均為大詩不稱成均而稱辟廱者是
合文武而言之也文王世子篇云凡語于郊者必取
賢斂才焉又云謂之郊人遠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
上尊蓋始自郊學而後進于成均是辟廱者成均之
本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按鎬亦未離豐水注中或曰賦也一說似宜刪去

生民之什

生民

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序曰尊祖也尊后稷以配天而推其所自生也

張文潛曰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后稷教民食

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禋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

也

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濟其美以至于堯則

堯之去嚳必非一世且云此十六族則八元必非一

父而高辛氏必非帝嚳明矣且使稷契為帝嚳子則

歷帝摯以至堯崩稷契已百十餘歲舜猶用之播百

穀敷五教此事理之所必無或者以為上智禀或異

人則堯舜之倦勤皆在九十時何稷契之獨異也鄭

家之不能容可知詩人特為其祖諱之耳既諱其惡而不言又不敢飾美以誣其祖故詩之所詠獨叙姜嫄而已使稷為嚳子嚳亦聖人何僅美其母不及其父也或者又以此為有母無父之證周人立姜嫄廟而不及嚳故詠歌亦止姜嫄信斯言也則周人之禘祭必如康成所云祀感生帝而後可而祭法則云周人禘嚳不及靈威仰之神何也

介因也謂神之靈因人以止也即魯頌上帝是依之

康居然生子者謂居然生一男子遂其所求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寘之隘巷不已而平林平林不已而寒冰至于寒冰萬無一生之理矣即云無人道而見棄委而去之不復顧耳何其忍心至此見棄之故不言可知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此言后稷祭天感格之速非特芳臭之薦信得其時也盖后稷始為此祀不敢自尚其功其兢兢業業庶無罪悔之心迄于今猶不泯也表記引此詩而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禄及子孫得其解矣豆薦葅醢詳周禮醢人登薦大羹詳公食大夫禮肇祀詳上下文義其為祀天明甚后稷之祀天本以

有功而賜而後世相踵為故事凡王者之後皆得祀

天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序曰忠厚也首章二章言燕禮三章言射禮四章言

敬老之禮總以見周道親親其綢繆懇款之意無所

不用其極也此亦泛舉周家之德不必專指何王

曲禮云諸侯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曾孫者
諸侯祭祀之稱也然武城篇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射
義詩曰曾孫侯氏則曾孫亦猶宗子之稱不獨施諸
諸侯亦不獨施諸祭祀也斗釋文通作枓少牢禮司
宮設罍水有枓是枓者所以酌于罍水與酒皆用之
矣毛云長三尺恐不盡然祈黃耇雖係頌禱之詞亦
特為老者祈故曾孫自為主而酌之以致敬郎文王
世子所云公與父兄齒者是也以引以翼謂引翼曾

保福祚于無窮故曰大平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即傳所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是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公尸鄭箋曰公君也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是王者之墓得稱公墓豈王者之尸不可稱公尸乎諸說紛紛都非確義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祭義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此言主祭者不尚威儀而助祭者尚之也自反者攝之謂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威儀即言朋友之威儀既有顯相又有上嗣皆致敬竭誠以助主人之祭也張元岵曰讀書須識古人意

思所在此詩君子有孝子一語踴躍歡喜一篇神情注射于此蓋受命開創之際必須繼述得人所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況天性孝友盎于面目亹亹頌美何能自已嚴華谷曰聖人之于民類也孝者民心之同然以心感心放之四海而準是錫類也按集註云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此由鄭氏之誤解儀禮也文王世子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謂登餕之時嗣子獻餕因受上餕之嘏爵明錫類之意若儀禮嗣

舉奠自謂嗣尸而舉奠非謂嗣子詳儀禮畧記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壼者宮中之道所由以達于外者也王者之化天下
必由室家而達故周語引此詩而曰壼也者廣裕人
民之謂也毛傳之義亦同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女而士行如所云情欲之感不介于儀容燕私之意

不形于動靜者是已

鳧鷖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序曰守成也敬以持盈不喪匕鬯可以長為宗廟之主矣故篇終以無後艱為祝此守成之義也不言正祭而舉燕尸為言者正祭人所易謹燕尸人所易忽于此而酒清殽馨能致其敬則無不敬矣此可歌也

一事而列為五章亦反覆咏嘆之常而解者必求五
尸以實之其説不同總屬穿鑿而詩趣亦索然
何玄子曰不言鎬水而言涇者涇水源長而流遠詩
人于此興祖功宗德之思故有取于此孔疏曰福禄
來成成汝孝子也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悦以
致福禄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禄來為

王也何玄子曰舜起匹夫為天子武王以諸侯有天下其事相類故中庸引此以相證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子孫謂武王之子孫千億者子孫受福之多更進于百而至于千億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壹畧得此意

公劉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序曰名康公戒成王也金仁山以此為豳之遺詩故言情狀物如此之詳似矣然安知非豳有遺詩名公因而擬之如後世擬古樂府之類乎不然荒僻之地堂構初開豕穀匏爵未必有此宏雅之章也況詩中

十五王盖舉有德之宗而數之本紀泥此而誤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
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刀
既庶既繁毛傳云公劉去邰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
必有所據矣舟通作周博古圖周虔敦銘周字作皿
集古録伯庶父作周姜尊敦周字作冃皆古舟字也
大東舟人之子鄭箋作周人雖非詩義亦有所據矣
何以舟者言何以周旋其閒也玉瑶以飾文德容刀

序曰名康公戒成王也

蘇子由曰流潦可以餴饎言物無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李彭山曰欲人君舍短取長不録人過也此說較舊更為明切葢以挹注之勤與豈弟之德耳鄧潛谷曰王者以無怨怒為大德行潦耳而酌之洞酌之又從而挹之注之雖餴饎濯罍可也率此術也以往強教悅安有一毫疾顛亟成心哉是豈弟之德也

茀通作祓爾雅祓福也注引茀祿爾康為證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為則專以德言為綱則兼德位而言之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

梧桐即爾雅所云櫬梧似青桐而有子今亦謂之梧桐菶菶二語形容贊嘆令人神往君子之車四語却引而不發味之無窮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不多者見心所欲言非詩所能盡

民勞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雖敦懿操莽亦無進身之路合此二字曲盡小人情態矣嚴華谷曰書言柔遠能邇必難壬人詩言柔遠能邇在謹無良其旨一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惛怓惑亂主聽也無棄爾勞者欲其斷決也人或覺小人之奸有意遏絕終狎小人之佞旋事優容小人不去勢必復肆是前功盡棄也

蜩蟬也螗似蟬而小爾雅蜋蜩螗蜩是螗亦名蜩也

如羹鄭箋云如羹之方熱亦沸意也孔疏云西京賦

巨靈贔屭以流河曲贔屭者怒而作氣之貌漢書賈捐

之曰武丁征西戎鬼方是鬼方者西戎之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武公之為諸侯不與厲王同時序以為刺厲王誠不可解詩已明言其在于今又不得云追刺晦翁之辨當矣然詩中所云攜手提耳是長者教誨小子之常武公即位之後年已五十餘豈得復為此語且云亦既抱子明據少時而言以此證其成人如在强壯之年即不必復云抱

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張元岵曰質爾人民即天保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之義在上之人琢彫為朴無示以浮靡機巧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通作殫詳思齋篇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天不我遺言天意似不我容非特不臨而已先祖于

摧言先祖之靈似相摧折非特不克而已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

尚書呂刑禮記引之作甫刑是甫即呂也按呂之為甫不知始于何時據揚之水為平王初年之詩甫與申許並稱而宣王之時去平王不遠則必有甫侯可知呂氏以甫申為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于王室者是也後漢書劉陶曰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蓋本此詩而康成注禮記又以甫為仲山甫甚謬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張元岵曰民功曰庸因是謝人謂不易民而治因其教不易其俗以振起爾蕃宣之功也如以庸為墉當命名伯不當命申伯矣徹法壞于厲王宣王復之此中興之根本故此與江漢皆贊美其事

申伯之功名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周禮巾車之文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

恩故特鋪張其賢見錫之遣之餞之以華其行者非
止為外戚而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
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孔碩謂所指陳者朝廷典禮之盛肆好謂所揚扢者
君臣喜起之休也贈申伯以感勵之也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降有周昭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然猗嗟之詩稱甥蓋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箋說得之呂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内外光顯故能展布自竭詩美錫命因道取妻其意在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在其中矣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諍指為侮慢朝廷謂朝廷所以不尊而奸宄得以窺伺者皆由于此是以敢于殺君子而置介狄于不問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徐元扈曰寧自今矣蓋自初進襃姒之時已憂之如

之終係以幽雅之終係以名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

思乎二公也

前言卒荒末言日蹷大抵天灾人事相爲感名也洪

範咎徵必有事應但不如後人之分疏耳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鄭箋曰昏椓皆奄人也孔疏昏與閽通月令仲冬命

奄尹謹門閭是閽人者奄爲之也椓宫刑也呂刑篇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是也靡共謂不能供其分内之

左傳哀二十一年齊人責魯之不答禮曰魯人之臯
是亦頑慢之義塡與陳通故訓久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茂之潰如小旻不潰于成之潰如旱草言民之饑
饉也苴毛傳曰水中浮草草棲水中不可以久如棲
苴言民之流亡也項容齋曰水之潰者橫暴而肆出
故怒之甚者曰潰怒遂之甚者曰潰遂亂之甚者曰
潰亂

溥斯害者小人溥之也兄與上同言小人廣播其害
專務日益弘大
昔先王受命有如名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人窮則思返本復始此亦人之常情也返之而得其
本復之而得其始自可以挽其末流瞻卬動之以法
祖此詩動之以用舊皆此義也